



# 夜遊香江

趙克紅

## 情繫香江

記得第一次去香港，是10年前的一個夏天，一連幾天，我馬不停蹄地參觀遊覽了多處名勝古蹟。站在太平山頂，極目遠眺，香港全景盡收眼底，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繁華喧囂中透出蓬勃的生機；漫步星光大道，維多利亞港璀璨的夜景和兩岸的高樓交相輝映，讓人眼花繚亂；在尖沙咀，參觀了香港文化中心、藝術館等，每一幅畫作、每一件展品都似乎在訴說着這座城市遙遠的故事，讓我感受到了香港深厚的文化底蘊。然而，最令我難忘的，還是夜遊香江。

那是去香港的第二天夜晚，我陶醉於這片被燈火擁抱，如夢如幻、撲朔迷離的水城之中，於是約上幾位朋友，坐上遊船，開始夜遊香江。

維多利亞港的燈光與遠處高樓的霓虹交相輝映，如點點繁星落入凡間，為香江增添了幾分夢幻色彩。遊船的甲板上燈光璀璨，遊客們興奮地聚集在欄杆旁，紛紛拍照留念。隨着一陣悠長的汽笛聲響起，遊船緩緩駛離碼頭，江面泛起層層漣漪，夜色中的香江如同一幅幅美麗動人的畫卷，漸漸展現在眼前。

我倚欄而立，夜風輕撫着我的臉龐，帶來絲絲涼爽與愜意。江面宛如一塊巨大的黑綢，被無數璀璨的燈火點綴得熠熠生輝。那些燈火，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閃爍着誘人的光芒，引領我步入一個光影交織的夢幻之境。每一盞燈，都像一個個小小的精靈，在夜空中跳躍、嬉戲，將這裏裝扮成迷人的仙境。

當輪船駛入維多利亞港的主航道，只見兩岸的高樓大廈、公路、水面全被閃爍的霓虹燈所籠罩，將這座城市的繁華與活力展現得淋漓盡致。那些光影，如同流動的音符，在夜色中奏響了一曲動人的樂章，我漸漸沉醉其中，忘卻了塵世的煩惱，彷彿與香江融為一體，成為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些燈火、那些水波、那些山影，都彷彿在訴說着一個個動人的故事，讓我心生共鳴。

遊船在水面上繼續前行，從中環古老鐘樓傳來的悠揚鐘聲，在夜空中迴蕩，它見證了香港從一

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市的腳步。鐘聲與周圍的現代音樂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旋律，彷彿在訴說着香港人的堅韌不拔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坐在遊船上放眼望去，街道上的霓虹燈以各種姿態在夜空中閃爍，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在夜空中交織成一幅幅絢麗的歷史畫卷，香港的大樓，有的古樸典雅，透露出歲月的痕跡；有的則是近幾十年拔地而起的建築，高聳入雲，代表着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崛起。解說員指着一處高大的建築，聲音裏充滿自豪：「那是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其獨特的銅獅雕塑在燈光下更顯威嚴。」這座建築不僅代表着香港金融業的繁榮，更承載着一段關於英國管治時期的香港歷史。銅獅雕塑，作為英國傳統與香港本地文化的融合象徵，像是在默默訴說着那段歷史的滄桑與變遷。它們見證了香港的興衰沉浮，也守護着香港的安寧與繁榮。

當遊船緩緩駛近一座大橋，解說員高亢的聲音再次響起：「這座橋叫青馬大橋，夜晚的青馬大橋燈火輝煌，橫跨海面，宛如巨龍騰空，氣勢恢宏，成為香江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見青馬大橋在燈光的映照下，宛如一條橫跨江面的銀色巨龍，氣勢磅礴，令人嘆為觀止。

當輪船靠近九龍半島時，那些古老的廟宇和祠堂，雖然歷經滄桑，卻依然屹立不倒，它們是香港傳統文化的根基所在。廟宇香煙繚繞，祠堂莊嚴肅穆，讓香港在現代化浪潮中仍然保持着

一份獨特的韻味和魅力。文武廟連接着香港的歷史與現代，讓人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一片心靈的淨土。它們見證了香港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富強的歷程，也承載着無數人的夢想與希望。解說員的講解，讓我彷彿聽見歷史的回響，看到無數先賢的身影，這歷史的傳承，讓我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與期待。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香江的夜景，如同一幅流動的畫卷，將香港的繁榮與寧靜、歷史與現代，完美融合在一起。當輪船緩緩駛回碼頭時，我回望這片燈火闌珊的水域，心中充滿感慨和不捨：香港的多元文化，像是一首動人的交響樂，奏響着不同文化的和諧共鳴；她的人文情感，如同一杯醇厚的紅酒，讓我在品味中感受到生活的溫暖與美好。

夜遊香江，讓我領略了香港的夜景之美，更讓我深刻體會到了這座城市燦爛的歷史文化，在光影交織的水域中，香港跳動的脈搏不僅是一次視覺的盛宴，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

(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鐵路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夜遊香江讓我深刻體會到了香港燦爛的歷史文化。資料圖片

# 故鄉是短暫的旅行

袁偉建

故鄉是一張  
皺巴巴的車票  
攥在手心  
汗水浸透了日期  
字跡模糊  
是一場來不及醒的夢

母親站在門口  
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長  
是一根細細的線  
縫補着我遠行的背包  
父親不說話  
只是低頭抽煙  
煙霧繚繞  
是一條蜿蜒的路  
通向我看不清的遠方

村口的槐樹  
在風中搖晃  
它的枝椏  
是無數隻揮別的手  
每一片葉子  
都是一句未說出口的  
「再見」

我踏上列車  
車廂裏擠滿了  
和我一樣的面孔  
他們的眼神  
是一盞盞熄滅的燈  
在黑暗中  
尋找着光

故鄉在身後  
漸漸縮小  
是一顆  
被遺忘的鈕扣  
滾落在記憶的角落  
而我  
只是這場短暫旅行中的  
一個過客

車輪碾過鐵軌  
聲音像一把鈍刀  
割裂着時間  
割裂着土地  
割裂着  
我與故鄉之間  
那根細細的線

(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 時代詩行



●那一片燈海彷彿天上的星河落人間。AI繪圖

# 上元燈市尋年味

歐競競



## 窗明風和

暮色初合，街巷已是一片璀璨的燈海。我踏着青石板路，循着人聲鼎沸處走去。遠遠望去，燈市猶如一條流光溢彩的河流，在古城的街巷間蜿蜒流淌。這是上元節的夜晚，是年味的最後一抹餘韻，也是新春的第一縷暖意。

轉過街角，一位老匠人正低頭專注地紮製竹骨燈籠。他的雙手布滿歲月的痕跡，卻異常靈巧。竹篾在他指間跳躍翻飛，彷彿被賦予了生命。我駐足凝望，只見他輕輕地將竹篾在火上烘烤，待其變得柔韌時，便以驚人的速度彎摺、穿插、固定。竹篾在他手中漸漸化作一盞盞燈籠的骨架，宛如一幅幅細膩的工筆畫，栩栩如生。

老匠人抬頭望向我，眼中閃爍着堅毅的光芒。他告訴我，他紮燈已有四十餘載，從父親手中接過這門手藝時，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少年。「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學這個了，」他輕輕嘆了口氣，但手上的動作卻未曾停歇，「可這竹骨燈籠，是咱們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啊。」

前方，一處老字號攤位前人頭攢動。我好奇地走近一看，原來是在展示精美的走馬燈。燈內燭火搖曳，帶動紙輪旋轉，燈壁上繪製的《西遊

記》人物便活了起來。孫悟空的金箍棒舞得虎虎生風，豬八戒扛着九齒釘耙憨態可掬，唐僧騎着白龍馬徐徐前行。光影流轉間，彷彿回到了兒時，回到了兒時坐在祖父膝頭聽故事的溫馨時光。那時的走馬燈沒有這般精緻，卻同樣令人着迷。祖父常在我耳邊念叨：「這走馬燈啊，轉一圈就是一個故事，轉一年就是一個輪迴。」

燈市深處，一群孩童手持鯉魚燈追逐嬉戲。鯉魚燈通體透亮，鱗片用彩紙剪成，在燭光映照下熠熠生輝。孩子們的笑聲清脆悅耳，像一串串銀鈴在夜空中迴蕩。他們手中的鯉魚燈隨着奔跑跳躍而上下翻飛，彷彿真的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動。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東京夢華錄》中描繪的「小兒各持綵燈，往來如織」的熱鬧場景，原來千百年過去，這份純真與歡樂始終未曾改變。

在一處燈謎攤前，我遇到了正在整理謎面的攤主。他見我駐足，便微笑着遞給我一張謎箋：「『春雨綿綿妻獨宿』，打一字。」我苦思良久，仍不得其解。攤主見狀，便提示道：「春雨綿綿，便是『無日』；妻獨宿，便是『夫不

在』。」我恍然大悟，原來是個「一」字。攤主笑着告訴我，燈謎講究的是「隱語」與「諧趣」，既要含蓄巧妙，又要雅俗共賞。「這燈謎啊，」他感慨地說，「是古人的智慧遊戲，也是歲時文化的活化石。」

夜色漸深，但燈市依舊熱鬧非凡。我漫步其間，感受着這份獨特而濃郁的年味。這裏有匠人的堅守與傳承，有傳統的韻味與風情，有童真的歡樂與純真，也有智慧的碰撞與啟迪。每一盞燈籠都承載着一個故事，每一處光影都記錄着一段記憶。在這上元之夜，古老的習俗與現代的生活交織在一起，共同編織出一幅絢麗的文化圖景。

離開燈市時，我忍不住回頭望去。那一片燈海依舊璀璨，彷彿天上的星河落人間。帶着滿滿的收穫與感動，我滿懷期待地憧憬着來年此時，再次與這美好的傳統相遇。在這上元燈市裏，我不僅尋到了濃濃的年味，更觸摸到了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源遠流長的脈搏。

(作者係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

# 當雪遇上了蘇軾

仇士鵬



## 文學漢林

大雪落下的日子裏，喜歡徜徉於蘇軾的筆下，聞一聞跨越千年後依舊沁人心脾的冷香。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天欲雪，雲滿湖，樓台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快下雪了，雲朵迫不及待地堆在空中，投下的影子塞滿了湖面，彷彿風一吹就能吹起幾多蘆花。樓台藏在山林裏，山林藏在歲月裏，歲月藏在人的影子裏。漫步孤山，心曠神怡地能容納下北風呼嘯一個來回，所有的煩心事都像枯葉般在腳下踩碎。目光清澈得像路邊的水一樣，托着魚兒空游。嘿——大叫一聲，嚇得樹枝一陣哆嗦，逗得鳥兒哈哈大笑，在看不見的地方傳來婉轉的應和聲。

有些歡喜，只在林深處生長。

若是雪已經落下、積好，就能出門賞雪了。

《雪後到乾明寺宿》中寫道：「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鴉鵲弄新晴。更須攜被留僧榻，待聽催簷瀉竹聲。」當白雪在路面上鋪成新的路，它就成了一幅畫，成了冬天費盡一個晚上的心思為世界準備的驚喜。它從遠山一路延伸而來，囊括了屋頂、草垛、樹林和田野。不管地面如何高低起伏，它都一視同仁地蓋上平整的被子。這樣的天成之作自然不捨得讓牛羊去踐踏。有了傷疤它就不再完整，不再嶄新，不能讓詩人的靈感一瀉千里——到了斷裂處，情思就會摔得鼻青臉腫。

彼時，蘇軾被貶黃州，正逢人生的低谷。可寒風再凜冽，也凍不僵一顆乘興而遊的心。「階前屐齒我先行」，是不是有些「這雪我先看為敬」

的興奮和得意？

總會天晴的！這是天地運行的規律，也是無常的命運也必須恪守的準則。瞧，鴉雀們吱吱喳喳地蹦跳着。牠們不在乎冬天何時到來，何時離開，只知道心情愉悅就要嬉戲。這份活在當下的態度，是少許鬱鬱寡歡的人生難求的幸福。不去想簡陋的蝸居是否能在風雪交加的日子裏堅守成溫馨的避風港，也不去想迷茫的仕途要往何處尋找前路，今夜，只想聽一聽大雪堆積在屋簷上的嚙語以及從竹枝上傾瀉而下的洶湧。不消多久，靈魂就會融化成雪水，涓涓流淌，整夜不息。

在雪中，土地治癒了自己的遍體鱗傷，人也會治癒自己的傷痕纍纍。苦中作樂，是蘇軾「江山難移」的本性。

但若是雪下得太大，世間白茫茫的一片，就會過猶不及。即使是蘇軾，心中也會有些空落落的。

「半夜銀山上積雪，朝來九陌帶隨車。灤江煙渚一時無。」昨日的大江東去浪淘盡，昨日的煙籠寒水月籠沙，都成了大雪下的遺蹟，成了不可追的往事。眼前，只剩下雪，淹沒一切眺望和回想。這對比是多麼鮮明，多麼讓人措手不及和束手無策。蘇軾有註道：「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攜酒見過，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又作二首。」眼神剛剛聚焦，卻發現舊時景已不在，這頗有「今宵酒醒何處」的孤寂和哀愁。



●蘇軾一生豁達也難以走出懷念的情癆。資料圖片

事實上，那段日子對蘇軾而言確實不好過。「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捻髭鬚。」肚中空空，滿腹墨水卻解不了飢。衣有結，雖不如宋代洪適筆下「妻子一船衣百結」那般潦倒，但此時正值寒冬，無縫不入的寒風最擅長發現並鑽入補丁，直刺肌膚。所以潮濕的柴火和以粒計數的米都尤為珍貴，一個讓他身外溫暖，一個讓他體內溫暖。

若是友人還在，尚能吟詩作對，用精神勝利法睥睨現實的窮困。可友人已經離去。無人可訴，只有一行深深淺淺的腳印陪他走完焚子立的歸途，並最終被大雪填平。老話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而若是無人燃鬚，縱使雪滿山河，也顯得苦悶無奈。

此時的蘇軾還不知道，十五年後，他生命中最

重要的紅顏知己王朝雲，也將撒手而去。

蘇軾被貶惠州後，數娶「四五年相繼辭去」，唯獨王朝雲主動留了下來，隨他南遷。彼時，惠州還是一片蠻荒之地，瘴氣和瘟疫讓人談之色變，她卻毅然決然地踏入其中。既執手，便偕老，無怨無悔。

《西江月·梅花》中寫道：「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澆，洗妝不褪唇紅。」在蘇軾心中，她多像那驚艷了整個冬天的梅花！冰肌玉骨，不畏瘴霧；天然純潔，無需粉飾。即使歲月謝了嬌花，花葉四周仍有紅色——那是她骨子裏的顏色。

可惜，天不遂人意。朝雲還是染上了瘟疫，幾番求醫問藥、誦經拜佛無果後，在悶熱的嶺南閉上了眼睛。

曾經的朝朝暮暮同甘共苦，曾經的「知我者，唯有朝雲也」，都散入漫天大雪，一片蒼茫。他滿肚子的墨水，滿肚子的不合時宜，從此以後，再沒有人能理解——蘇軾也再沒有納妾。

王昌齡曾經在夢中把梅花喚作梨花雲，而蘇軾再怎麼做夢，也夢不見那一點可愛的紅，那一樹讓冬日不再孤單的梅花了。「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若是再遇梅花，心中的感傷只會紛紛成大雪，再寒冷、再滴水成冰的日子裏，都會憑息出鼻尖的酸澀和眼角的滾燙。

寫詩的人，往往會活成一首首詩，字淺情濃，餘韻悠長。蘇軾一生豁達，也難以走出懷念的情癆。而或許，這些才組成了一個豐富的蘇軾，一個立體的蘇軾，一個不只是竹杖芒鞋輕勝馬的樂天派的蘇軾。(作者係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